

循論

倫理正名論(續)

林 損

新加坡 國公館

甌風雜誌凡例

- 一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本社甌風雜誌之所以作也
- 二本誌欲以闡揚先賢遺著昌明故有永嘉學術正俗解蔽而止於至善爲職志
- 三本誌內容區分通論名著專載文苑叢錄紀事六門通論不務空言名著表章往哲專載刊近人述作文苑分內外二篇叢錄以載筆記小說之類紀事則鄉事社事二目附焉
- 四本誌材料蒐輯準以浙江舊甌海道屬區域爲限
- 五凡非甌人著述其有關於甌人之學術行誼而作者如墓誌傳狀碑銘序跋哀誄詩詞之類悉於本誌文苑外篇見焉
- 六本誌所載文字除在籍撰述諸人以外凡散處各地同鄉有以來稿見惠其不悖本社宗旨而又詞雅馴者亦當盡量容納
- 七甌人前輩遺籍凡有未經印行者本社竭力代爲刊布無論長篇短冊均可逐期分載並俾閱者自能類訂專書做舊國粹學報例也
- 八本誌組織設總理事一人副理事二人規畫一切進行事宜總編輯一人編輯六人分任徵藁撰述事宜
- 九本誌定爲月刊全年十二册自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起按期每月二十日出書
- 十本社社址暫設浙江温州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倫理正名論 (續)

林

損

一

卷

賅者用一道於萬事而無遺義者也世俗之所謂倫理者不賅甚矣不賅故多遺多遺而舉例以求之然卒不中於道以其未賅故也因父子之倫而舉祖孫之倫以例之舉甥舅之倫以例之舉師弟之倫以例之而不知其未中也未足以賅因兄弟之倫而舉姊妹之倫以例之而不知其未中也未足以賅因朋友之倫而舉寅僚之倫以例之而不知其未中也未足以賅因君臣之倫其所例者多矣而皆未中也未足以賅何以明其然耶聞之於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又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是故祖孫父子之間居則異恩死則異事喪服則異等此其不可相例者也古者女生爲姓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六

從其母也別爲十二姓以同母而同姓也故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而堯姓伊耆蓋兄弟得以姊妹之子爲後而甥舅若父子然而時變所至男日尊而女日卑屬姓之誼既易而甥舅之分不親渭陽之送著於詩篇然所見若此者其亦罕矣至於齊襄陰斃魯桓於車中桓公之子弗能報也國人譏之爲作敝笱之詩以爲忘親而事仇夫父之仇不共載天而殺父者爲舅舅之親幾與父同而反以爲仇倫理之紀蕩然矣顧於此而畸重輕之端見焉此父子甥舅之間固有不可相例者也若夫君子不教子故易子而教之畏責善耳而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此父子君臣師弟之間各有不可相例者也兄弟者分形而共氣者也

姊妹者亦分形而共氣者也然而以有男女之別也故兄弟之情惟恐其不親而姊妹之禮惟恐其不嚴詩曰爾酒既旨爾殽既佳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薦與女蘿施於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言兄弟之宜親也禮曰男女不離坐不同櫛栉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嗽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言男女之當嚴也斯則兄弟姊妹嫂叔之間各有不可相例者矣朋友之誼於古爲敦聲應氣求各以類至此其善也然末世之交非由投分豈欲隳之勢不免焉是以孝標作論闡其五流以予所察復倍於此至乃筆硯之偶同朝佐之相若功名出於一途執事比於一業或同宿於桑下而有片言之雅或共遭於萍末而有杯酒之歡絕之有所不能

全之有所不及一類之中紛紜若此况若君臣之名殊於天澤談者戒心若逢兇虎而申無字爲之說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圍牛有牧以待百事然則王公大夫士阜輿僚隸臺僕圍牧之間其皆可以君臣之道例之歟夫自其等愈多而君臣之界益遠君益尊而臣益卑而其不可以相例也益甚後世十族之誅五刑之具刀鋸炮烙惟其威福豈帝王以下所能偶假以自治其屬者哉故因君臣之倫其所例者雖多而皆未中也嗚呼由上所舉皆前人既載之詞舉目可徵之事非我本心所欲執也夫我者固欲盡釋一切支離破瑣之名而欲歸諸常而何愛於膠膠擾擾者歟然以一名之未賅不惜牽合而附會之則必有拘墟之士起而爲畫疆表畝之智者此事情

所未至也拘墟之則我不敢附會之則我不能不附會而用拘墟則必因一人以建一倫一人之倫又因一事而輒有異如是則萬猶不足况云五乎不拘墟而用附會則父子可爲君臣君臣可爲朋友朋友可爲兄弟雖去四倫而任用一倫可矣何事於有五乎夫以形迹之偶似者而舉以爲例則所謂萬物皆一者也以形迹之偶異者而遽絕其例則所謂肝膽胡越者也倫理之一氣以相貫注而條布於萬彙言同則何不同言異則又何不異要不可以後起之名亂之耳執其本則賅矣倫理之舉例亦因時勢而爲變易古者以官爲師故君師並舉後世則不然後世以君父並舉古藉所罕有也父之與母一耳然上古以姓屬母後世以屬之父蓋以男女權力之屈伸爲斷此又所宜講也余謂君父不當同而同者也父與母不當異而異者也父之親屬與母之親屬宜同而妄異者也姊妹兄弟恩同而跡有不同者也繼母慈母嗣母之於所生視恩之厚薄以爲衡者也朋友之間所宜別白以出之者尤多賅哉賅哉夫賅則未有不常者也而常亦未有不賅者也雖然居今之世執我之

一名以施諸天下曰此正名也不若是者不足以爲正天下之人
其智慧不能齊而苟得一義而推之強人之同以力許其異孰不
如我使羣執一名以強諸我亦曰此正名也不若是者不足以爲
正則正不正之辨蠱起矣圍其辨膠其守執之甚固鑿之而不破
動之而愈出簡偶不乍至於沒齒而爭方未已彼固一是非也此
亦一是非也是固一無窮也非亦一無窮也名之正不正且莫能
決之而何有於常而何有於賅故賅與常不可以遽求毋甯舍之
而求其通

未完

名著

敬業堂詩校記 未刊本 (續) 方成珪遺著

漱蘭詩草 未刊本 黃體芳遺著

老子發微 未刊本 (續) 陳黻宸遺著

蟄廬存稿 未刊本 (續) 陳虬遺著

本社特約撰述

劉厚莊先生

紹寬平陽

黃胥庵先生

迂樂清

高儲廣先生

樂清

池臥廬先生

志激瑞安

林公鐸先生

損瑞安

王志澄先生

理平陽

總編輯

陳謚

木廠瑞安

編輯

宋慈抱

墨庵瑞安

孫延釗

孟晉瑞安

李翹

孟楚瑞安

梅雨清

冷生永嘉

夏承燾

瞿禪永嘉

陳閱慧

仲陶永嘉

總理事

林慶雲

志甄瑞安

副理事

陳準

繩南瑞安

張揚

宋廣瑞安

雪泥指爪記曾否否止當作不

牛鳴雙村棹歌爲郭于宮賦四首

不怕人間有寇鳧方言今江家有寇鳧其多無數俗謂爲寇鳧

七月十五夜陳六謙過寓庭月下小飲

城空鼓角聲初動空原作間若依原本則空字不可犯重

卷三十七

去年過塔灣湘雨禪師出所纂金剛經順意見示攜之行笈欲爲刊刻流傳有志而未逮近以呈院長蒙疊筆字韻詩盛相稱詡輒次韻奉酬敢請院長爲功德主此編聊當募緣偈一首也呵

深沈百尺低查丙塘曰低當作底

鵲雛爲隣貓所攫

敬業堂詩校記

顧獨於彼懦自注叶平○懦說文從心需聲唐韻人朱切是平係本音非叶也汝腸義當剗剗

剗作

齒痛用昌黎韻

相勸進七匙匙字平聲當作匙七

卷三十八

花朝集忍冬齋月下飲汜光春用東坡定惠院月夜韻

黃糯流膏香穠亞糯字俗俗作稷

三月十八日曉出西便門至暢春園天始明

坐聞鸚鵡鳴吳曰鸚鵡音啼貴子規也

卷三十九

題蔣樹存繡谷圖為王石谷所畫

分派同時一嘗熟嘗當作常

周策銘前輩雪後入直武英疊院長四首韻見投感舊抒懷情詞

斐亶再次韻奉酬四首

重來客髻痕添白痕從良不從良其從良者音亮目病也見唐韻

奉送座主大宗伯許公子告歸里五十韻

醉問名園櫓竅停元稹詩櫓竅動搖妨作夢題係南日難

卷四十

曉起聞鶯聲次院長原韻

斗酒雙甘真不厭吳云甘柑通司馬相如上林賦黃甘橙榛

長律一章寄祝座主清溪徐公九十壽

朱絲絃直叶廂桐當作湘桐周權詩三嘆如此湘桐何

安溪相國見示紀家難述舊德詩敬題長律五十二韻

潛蹤蜂躉懸當作躉躉字惟見字彙補云東本切敦上聲俗字零躉也親朋篩酒會篩當作釀

桐鄉友人至傳長孫興祖舉子及接家信乃生女也口占解嘲
誰把維虺比夢熊虺惟虺虺其雷及我馬虺隤之虺作平聲蛇虺之虺許偉切音卉似難通用

卷四十一

留別潤木即次弟送行原韻四首

第二首 婚宦何時了尙平尙一作向○後漢書逸民傳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作尙

咏周尊彝十六韻

東藩古制敦注少陵詩宗卿古制敦○許云少陵別李義山詩丈人領宗卿肅穆古制敦

立秋前一夕匠門席上作

齒序慙余居客右慙余當乙

卷四十二

高寶漕渠夏秋凡兩決半月前隄工始就舟行過此有感而作

豈獨爲通漕漕字似難作平聲用漕雖有徂侯切一音然以入豪韻終嫌未協

臘月雨

南山慰朝隴吳云慰應作蔚

卷四十三

春社

村巫环玦傳神語吳云演繁露作杯玦曰杯玦用蚌殼或用竹根字書無环字當作杯

種芭蕉二絕句

卷心乍展影按莎按按字當作接莎當作莎說文兩手相切摩也

葆光居賞牡丹兼示祝良仲賓季爾田兄弟五首

第一首 鸞幕高張白石臺許云鸞字詭當作鸞音亦幕帳也帟幕二字本周禮注疏若鸞乃大帶之名與帟音義各別

梅雨初霽

侵膚劇蚘蚤

後漢書鮮卑傳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蚘蚘音介搔音新到反又有側絞一音與蚤同

船趨風歌

顏焱飄庖暴昌曠昌字費解或當作且

沈松年觸暑見過為余寫行樂圖小照贈之以詩

中深藏窻窰吳云窻應作窻○案窻當作窻窻窰幽深亮

重陽後十日曾三弟招集西林菴是日微雨杲山法師不期而至

此題原作重陽後十日再赴曾三弟西菴雅集芝田老弟有絕句八章紀之率賦一律難免續紹之誚奈何

踏屐堪尋菊踏原作著

十二月十六日赴青芝山會座主尚書徐公葬感賦二首

夢奠嗟何及嗟當作嗟

卷四十五

奮施自勗

彥質有雲仍質當作執

禾稼初收野眺作

嘉種歉歉蕃庶草穀梁傳一穀不升曰嗛嗛與歉通博雅四穀不升曰歉

十一月初七夜紀事

風勢助靚靚靚同靚蔣閩菴靚靚然驚見莊子天地篇

三月三日塘西卓氏園看梅

孤幹如焦銅銅當作桐

卷四十六

題毘陵徐思尚詩卷後四首

乃郎筆力亦騫騰騫當作騫廣韻上平二十二元騫飛舉兒至下平二仙之騫訓虧少一日馬腹摯音義迥殊俗

多牽混

偕季方東亭德尹曾三諸兄弟過東林庵

攢掃庭常潔玉篇攢芳問切與拚同

卷四十七

望韶石二首

羣峯赤如頰吳云頰應作赭

順風挂帆連下瀆陽香爐清遠三峽

巴東三月昔聽愁

卷四十八

平蠻歌為靈川令樓敬思作

為我掃榻開長檣當作檣廣韻所還切

敬業堂詩校記終

漱蘭詩葺

瑞安 黃體芳 撰

六十述懷

□□□□風雨雷不成怪物竟駑駘道光壬辰八月瑞城颶風大作雷雨繼之舍後前明李公

祠傾病多時累椿萱護慧短曾無菽麥才喪父勺齡胡太酷別兄

琴次亦堪哀少與仲兄占薊師事伯兄菊漁伯兄卒僅四句余年方十八自隨仲氏登朝後家

街頻傳母教來

強年閩嶠牡駢駢八十衰親海上違清俸極知來日短悲魂遽引

使星歸相逢別雁空啼血從此慈烏不寄衣有命勉為清白吏慎

旃榮路半危機

再踏京塵直講垣聯翩新舊幾巢痕綴班禁柳官多暇承乏皇華

帝有言羅甸八番通畫篠齊烟九點落清樽中年哀樂飄蓬裏天

未孤鴻益斷魂

甲戌周淑人亡於濟南學署乙亥仲兄卒於京師

臨裝賜對訓辭明特爲儒冠壯此行五載臣銜天雨露百蠻士誓

道千城闔門園土身能主曲突移薪力未爭

庚辰九月以視學江左陞辭蒙兩宮召對

溫語周詳並諭汝雖在外有見必言對畢漏三下矣甲申秋江陰一夕數警城內十室九空余按試鎮江飛飭眷屬無他徙

却訝和戎賢相國全軀餘福逮書生

還朝卅月杞憂長

自奉溫諭以來上封事八九次

司馬論兵制所當甌脫胡奴雄

虎視樓船諸將號龍驤捧卮沃海何終極聽客談瀛總眇茫鏡砥

清平須拭目不勞鳴鳳動朝陽

鵲階尙未隔風雲逐隊銀臺六稔勤詔下同僚疑貶謫天高此職

重登聞每聞舊制紅牌密誰願官錢赤仄金

通政司飯銀之局創于前通政司周少堂

余與同事奏明依議相約無以自潤現存七千餘金

况復南司頻攝貳合將匭使溯遺文

唐拱中以待御史一人爲理匭使宋改匭使院爲登聞檢院兩臺有通義也

揮手榕垣近歲寒天風送我海漫漫朝廷特予冬春假鄉邑奚知

冷熱官北隴文移知未免東鄰師在見猶歡

謂孫太僕師時年七十五松楸重

展應何日矯首南雲不忍看

卅年豪氣儘消磨恥說牛衣涕淚施亦識萬軍化杯水頗思一簣

障江河少文汲黯狂猶昔不語婁公意若何至竟薰膏能自保小

臣終覺負恩多

百門何處不魔侵蒲柳飄零悟自今吳國腹心訛疥癬桓侯腠理

忌砭鍼何曾惡石治臧疾祇合投珪作越吟世有活人如陸九吾

生生滅本無心

豈因解籙便飄然夕軌晨輶媿昔賢韉鎖名聲雖隔世耕桑城郭

尙瞻天千峯雨在間雲外萬木春於病樹前自有好音付鷓燕莫

疑魯直忽逃禪

酸寒素不與官宜大口藏身已過期世故未忘疏答札機心盡息
喜觀棋槐陰有主催租急花市爲鄰問價遲一笑山資何處覓癡
兒還爲買書癡

中秋絃管最清新我獨闌珊隔半旬剛過長安明月夜欲爲浙水
看濤人來年漸薄西山景昨夕誰言東老貧便使錢文符覺叟曆
書容易十三春

日者謂余官止於
此年終七十三

二木歎

泰山從古無積時梁木從古無壞期天爲萬世建師表隆化原不
區華夷鶴而軒猴而冠鬼蜮而人面猥以樗材竊恩眷平生亦解
談詩書肝腸迺隨桀大變豈不聞屏翰固本如苞桑况復泮林密
邇鴟所翔豈不聞柏署蘭臺翼風教况復中興榦棟推三湘咄哉
單鷹覲吾土非直蓬萊失左股彼絕日月夫何尤斯文種子忘其

祖我朝雖曰虛無人那堪大道叢荆榛束髮兒童髮上指恨不匍
匐達帝宸吁嗟乎通家絕交辱柱下蠢頑更有桓司馬幸賴孤相
峙朝陽還求大木支大廈我思南山有竹達革深衛公之靈震古
今何不先射雙木偶更拔長劍誅其心

信陵書院作追述耆獻三疊仙屏河帥同年均留別院中諸生

颯爽鬚眉太史文原嘗俠氣並時聞監門上座猶常事爲國申威
最軼羣安得屠兒誅嘆喑并將媾使痛鋤耘

見史記平原君
虞卿列傳薦紳莫

笑衣冠弊此輩肝腸不負君

草蔬飯客淡彌親巾袖高譚夫偉人車似雞棲偏疾惡釜惟魚在
卒全身服邊講授堪連席申夏韜潛恥觸綸此後晉材推阮庾藻
思還復數安仁

載酒蓬池好物華上頭詩筆最清嘉

唐崔司勳
顯汴州人廣文肯啖慈恩柿

鄭博士虔榮陽人好書苦無紙中尉難汙宰相麻鄭司空網榮陽人德宗時置六
 慈恩寺柿葉數屋歲久書殆徧軍統軍制用白麻竇文瑒為中尉恃功陰
 諷宰相進擬如統軍德宗用細言罷其事董史直聲青簡上吳諫
 凌儀人撰武后實錄直書張說誣證魏元忠事世謂今董狐云并州偉略白江涯
 都督高宗時攻倭人於白吹臺別有三賢蹟劉文獻仁軌尉氏人贈并州大
 江口四戰皆克海水為丹李供奉白杜拾遺甫
 皆當時更向荒祠舞楚芭

三館木天清祕地八韓二宋貫聯車最難伯厚持冰鑿宋王公應麟祥符人

讀文天祥卷頓豈獨元褒校石渠梁公周翰鄭州人奉詔修唐籍臺閣彈章賴通

議呂公晦開封人三官言責皆以河湟諍論有尙書孫公路陳留人兵部尙書

龍圖閣學士元祐初司馬光欲棄河湟路挾輿地中華夫子如長

圖爭之光曰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在孔公維雍邱人使高麗王治問禮維對以君誰道東氛未易除

繁臺重剔辭碑昏明汴梁南薰門內舊有麗澤書院後徙於城東

峻文獻彌多鼎盛門博士榆枋新撰稿李公濂祥符人官山西參政忤權貴至仕博學多聞

以能曲能枉能窪能敝能少而不多也然哉然哉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宸案王弼以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為曲為枉為窪為

敝而以明與彰與有功而長為全為直為盈為新斯誠然矣而

李贄曰夫目至明也而不能自見其目使其見目則不見明矣

安能明然則不自是者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必推功不自長

者人必以為長不爭者人必不與之爭皆曲全之道也李說亦

是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宸案此所謂天下之歸而李弘甫以謂曲全之道也然我又聞

之河上公注曰古言曲從則全身非虛妄也誠實也能行曲從

者實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雖然此但以其身言而非以天下言也夫不先全其身未有以治天下固已然但全其身又豈遽足以式天下哉

二十三章河上公注本此爲虛無章

希言自然

王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

呂吉甫曰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

吳澄曰希言無言也

宸案無言非也言而曰希人不知其所以言也故雖聽之而若

無聞此其所以爲希也不然無言矣而復何以爲聽哉吳澄又曰得意者忘言因其自然而已夫忘言是也然忘言者忘之自我者也我忘而與人相忘乃真造乎自然之極境矣故謂之無言不可也謂之忘言而又未盡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吳澄曰天地之飄風驟雨皆反自然之常而爲怪變者也天地反自然之常其爲怪變尙不能久不及終朝終日而止况人而不因自然可乎

宸案飄風不終朝而止驟雨不終日而止此亦風雨之自然者也故風雨失其自然之常則不久久則自然矣天地亦適存於自然之中而不能違也故老子爲之言曰道乃久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傳本本三樂字俱無

王弼曰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以不言爲教縣縣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行德則與德同體故曰同於德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

呂吉甫曰從事於道者能無我無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故道者吾則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失唯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則彼雖有以異我而未嘗去我也故曰道亦得之德亦得之失亦得之唯其信不足則於是有道有德有失而不同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宸案德者下章所謂失道而後德之德也失者失乎德而仁而義而禮之失也渾而言之曰失以爲道者行乎道則道行乎德則德行乎仁則仁行乎義則義行乎禮則禮故曰同而樂得之失道之率其自然也不待言矣即失道而德而仁而義而禮亦皆出於自然其同也自然而同也其得也自然而得也故曰樂者樂其自然之謂也不然是莊子所謂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矣是多言而數窮者也飄風驟雨之類也若此者雖謂之不信亦宜

二十四章河上公注本此爲苦恩章

企者不立

王弼曰物尙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

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王弼曰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

蘇轍曰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跋以行爲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

宸案此蓋因前二章而反覆言之以明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不足恃也鳧脛雖短續之則憂物且有然何況於人故惟聖者不自聖智者不自智不然或鰓鰓然出其所以異於人者曰我聖也我智也謂之人妖謂之物蠹故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學道者必求其所自處而後可

二十五章河上公注本此爲象玄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河上公曰謂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

王弼曰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

蘇轍曰道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此未有知其生者雖天地亦生於其中也

宸案天地亦一物也而道之爲物能生天地然不知其所以生也故不曰生天地而曰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王弼曰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爲天

下母逝行也遠極也

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

蘇轍曰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於羣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宸案立者不行行者不立立而不行者必改行而不立者必殆道則寂兮無聲寥兮無形亦安有所謂立所謂行哉然見其不改則以爲獨立而已見其不殆則以爲周行而已不改不殆則萬物因之以生天下無不改之物無不殆之物雖天地亦有改

有教令順逆存亡皆意當爲之消息矣可慢也國家自通商以來局又大變華夷雜處巧力相尙有未可概以儒術治者則諸子近法亦將有取焉夫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鄒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驚循表而導溺契丹以求劍自謂能古不知時已徒矣而法不徒烏在其能儒也撫時感事因掇其要爲救時要議一卷備箸者他日芻蕘之採焉

治平三議序

治平三議者虬癸未病中之所爲書也虬昆季五人局關枕肸自相師友皆薄有時望而尤以幼弟叔和爲翹楚器宇軒翥開敏邁諸兄羣冀倚成以事業壬午春以病瘵亡虬時悲不欲生顧影子子嗒然若喪其軀歲暮遂病病幾死呻吟臥牀簀者二百餘日藥鼎茶鐺昕夕相對蓋裘葛忽忽已兩更矣自謂先世隱德勿曜幸

有子能讀書矣而皆未見用不克大陳氏閭恐一旦溘先朝露蕭然與草木同腐長此寂寂何以慰先靈于地下念生平稽述皆皇王經世略烏可令斬焉無傳乃於癸未之秋鏤膚鑽髮伏枕畫被口繹以詔四弟國琳筆之於書病尋愈磨丹漬墨竟不能再加筆削爰補十科表於後行焉雖恢張綱目於今未必盡可通然大抵裒元皇極牒闡情功洞然於民物登耗人材否泰之故膾羣體剗諸子損益中西欲爲治術嶽立儒先間要亦一家之學有足多者錄而存之或天不欲其遽死使增益所不能終得聞乎內聖外王之旨吾兄弟異日當更有進焉未可知也名山石室待乎其人姑此錄先爲之券云

東遊條議序

光緒庚寅春明被放道出山左時勤果張公方開府濟南公號稱

能得士幕下皆一時傑虬條陳八事摳衣入幕縱談經世略大蒙款接敬禮有加所以慰留之者甚至訂重來約瀕行發傳牌一面令沿途各防營一體派撥兵勇護送異數也歸自海上聞伯氏之喪匍匐南下而先太孺人旋於秋間棄養苦塊餘生不復知有人世事而公次年又有騎箕之命嗚呼痛哉昔人謂得一知己死可不恨况相識者爲有氣力之當代偉人哉豈虬不足與於斯道之數耶何奪吾張公之速也遭家多難學植荒落恐不復堪爲世用有辜吾公相知之雅因錄爲此卷以誌一時之遇或不僅一人一世事乎

利濟叢書總序

五千年道德仁義之治美其名不變中西敵立岌岌乎危而橫目之羣藩甲五洲哀之而不能感恥之而不能憤殘破而震撼之劫

而蹂躪之而不能覺聾起臥其有駟於元化竦懼思立則且顧瞻前卻抱槁欲死夫無其實而苟以名存不腐鼠之嚇則螳臂之當吾痛其無術焉以濟也昔者宓犧文王周公孔子相去或七百年或千餘年或數千年或授受數十年間風雨離合人鬼會語而大易之書出於世乾坤一元利龍利馬儻非聖人其孰能知利之爲美而不以自有者耶且夫生生之始至不可以已古而無死張而不弛胡患之乘世而疾在人體然而日月有晦蝕河山有變徙四時恆雨暘五運互傾否六淫七情以遞客主於表裏是故天昏札瘥民之殃鰥寡孤獨國之恥故天命不佑良臣其萎嗷鴻四聞而極至於不能宅土而壑水於是神農氏作盡三百六十屬之性味七十有二毒之旨爲之耒耜穀五美爲之刀圭藥百劑夫民則旣利之矣厥有軒轅用衍緒言師其臣岐伯討論病源素問靈樞陰

陽蘊宣而後醫藥之利以濟天下萬世而人人得以是盡其天年自時厥後越人倉公名家專門有漢長沙張太守閔赤子之塗地昌炎黃之嫡傳傷寒導其先金匱括其全亦越李唐有孫真人集千金之方通百氏之詮以濟生民而其術出入乎仙釋蓋道也而通乎玄矣間嘗上下千古盱衡世故而歎醫之爲道匪一家國之利而其事不止於治疾苦衛生以延年也故六經燔秦而醫獨存今夫百王之治不啻歧而一以制民之宜千聖之學不啻博而一以導世於足無不宜而各足其道通其俗樂其利在於給生人之欲故人得其欲則弱者不爲蝨與蠹強者不爲狼與豹則惟醫之道治之而剝調之而復固之而完因之而續守其教上下皆澤宏其施中外不晝故夫田農工作商賈文學星算兵略與今之別傳聲光電汽礦化種植以及體操之神攝養之福惟吾醫名一藝而

實無不以學探神聖之心源融中西之政俗廣吾徒之師法而大
腹元元之屬嗚呼此虬自儒書經術外舉凡諸子百家文流方技
之籍涉獵饜飫博觀約取欲一一緯之於醫也習此三十年矣建
院講授籍此貫通初未敢謀遽問世鈞弋聲譽為徇時之木鐸客
遊於院有問利濟之說並乞觀所著書者為舉其目因引伸名學
之誼漫書以弁端

利濟彙編總序

記曰蛾子時術之夫術一則積積則成成則無為無為者無不可
以為而遂止不為焉則其於術也隨矣隳矣吾利濟之學雖危弗
隳雖夷弗隨故夫神農軒轅以來專門名家登峯造顛俯瞰羣遊
天梯盤旋環首四盱名山且千厥若康莊九達瞻乘欲趨轅南轍
北元黃倦吁園球譎波高下殆殊此彙編之作以一家言而有苓

壽載

誼 高.....補例舉段通文經
謚 陳.....(續)譜年生先石介陳
抱 慈 宋.....(續)篇內通史續
釗 延 孫.....(續)記勘校志籍經州溫

重訂籀膏述林目(續)

卷三 斬斷謂之定義 爾雅匡名補義 爾雅時善
 乘領義 釋翼 釋棗 釋疇 釋纒 釋階 釋由申
 玉篇義 籀文車字說
 卷四 温州經籍志敘例 古籀拾遺序 六歷甄微
 敘 永嘉郡記集本叙 温州建置沿革表引 温州古
 箴記序 墨子問詁敘 墨子語後小序 札迻序
 卷五 周書斟補序 周禮正義序 大戴禮記斟補
 序 九旗古義述序 周禮政要序 古籀餘論後序
 契文舉例序 名原序 尚書駢枝序
 卷六 嘉靖本周禮鄭注跋 禮記子本疏義殘本跋
 日本刊孝經鄭注跋 翟氏籀史跋 薛尚功鐘鼎款
 識跋 隸續跋 隸續第二跋 書說文玉部後 書顧
 師古漢書序錄後 書宋史葉適傳後 書洪筠軒校正
 竹書紀年後 書華陽國志序志篇後 書顧長康列女
 傳圖後 書洪氏泉志後 牟子理惑論書後 題盧校
 越絕書附攷其內經八篇目錄

大傳作愉愉謂自得也實與楚辭劉向九歎出由由
 管子內業出淫淫以增進解者異並與檀弓出猶猶
 禮玉蒸出油油北魏溫泉頌出淫淫以和順解者異
 此則形與聲可通而義不可通者也大雅棫樸出勉勉
 荀子富國引作疊疊白虎通引作疊疊義實通於漢韋
 賢傳出微微謂勉也而與後漢張衡傳出疊疊文選
 陸機赴洛詩出疊疊以進銳解者少異並與文選吳
 都賦出疊疊詩衛風新臺釋文韓詩作媿媿以水流
 進解者少異此則形與音微異而義亦微有不可通
 也尚書洛誥出斂斂漢梅福傳引作庸庸謂微小也

實與北周庾信燈賦出燄燄唐姚合詩出焰焰史記
天官書出炎炎文選班固東都賦出焱焱楚辭離騷
出剌剌以光貌解者異並與子牙子宇土出燄燄說
苑敬慎出熒熒家語觀周出焰焰賈誼新書審微出
境境以火炎上解者少異此則形聲微有不同而義
亦微有不可通者也爾雅出矯矯通於周頌出蹻蹻
漢平都相蔣君碑出矯矯謂武勇也而與漢叙傳述
賈誼傳出矯矯後漢劉盆子傳出佼佼以高舉解者
異此形聲同而義不可通者也書堯典出湯湯通于
廣雅釋訓出淥淥謂大水也與漢書禮樂志房中歌

出蕩蕩郊祀志出盪盪以廣大釋者異並與書洪範
出蕩蕩以平易解者異此則形聲同而義不可通者
也訛字出例如易繫辭傳損德出脩也出脩馬本作
循此與荀子王制出順脩賈誼新書輔佐作巡循同
誤漢隸循與脩形相似故兩字互譌並非段循爲脩
也詩大雅大明諒彼武王出諒毛訓爲佐釋文涼本
作諒佐也而國語蔽曠以諄趙鞅韋注釋諄爲佐本
於此諄與諒相似因誤爲諄此以已誤出正文改不
誤出注非段諄爲諒也左傳昭公季郈出郈當作后
后厚出借字也旁加邑乃傳寫出誤厚爲惠伯革出

字其孫以王父字爲氏稱后氏又曰后孫而元和姓纂引風俗通魯邱昭伯食采於邱已誤以后孫之后爲邱邑出邱蓋食采於邱者乃未孫氏非后氏后不得段爲邱也爾雅釋獸其迹速釋文速作麤素卜反廣雅引速字傳寫者誤作踈曹憲音爲迹與素卜反出音異集韻誤收踈字古爲迹出或體是又與上述字複義不可通速不可段爲踈與迹也小雅四月匪駮匪鳶說文引作匪駮匪鳶因下與鳶字篆文相連寫者誤鳶爲鳶爲段氏不知正其誤後人遂相沿古鳶爲鳶非段鳶爲鳶也大戴禮始教止身始當讀爲鳶

教當爲敖字出誤皋陶謨無教逸欲漢王嘉傳作無敖佚欲是教因與教相似而誤非段教爲敖也千乘篇脩其灌廟灌當爲濯字出誤濯與姚古字通周官守桃鄭注故書桃爲濯鄭司農濯讀爲桃是濯可通桃不可通爲灌也禮三本篇利省出不卒荀子禮論省作爵王氏謂省當作崔因形相近而譌是爵可段爲崔不可段爲省也禮察篇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出宮宮爲官出誤文王世子始立學鄭注以爲學官漢延壽傳脩治學官師古以爲庠序出舍是可証宮出爲官官不可段爲宮也詩雲漢倬彼出倬鈔本北

堂書鈔天部二引韓詩作對而小雅甫田倬彼出倬釋
文倬韓詩作薊云薊卓也薊倬古字通對蓋爲薊字
出譌因形似而誤是倬可段爲薊不可段爲對也左
傳僖公周劉狄字伯食與楚鬥椒出字伯芬同芬古
通芬說文芬或从草作芬而狄字當爲秋秋者椒出
段借古聲椒與秋同故椒或作萩又作秋芬皆芬
出段借狄與秋形似而誤椒可段爲秋不可段爲狄
也周官翦氏掌除蠹物出蠹鄭注故書蠹爲橐杜子
春謂橐當爲蠹釋文橐本或作橐橐蠹古同聲故蠹
譌爲橐地官掌染草注橐蘆釋文橐音託又音妬是

術日以壞嗚呼安所得凝道之君子急起而救正之哉君子者
動靜交相爲養內外各致其功有兼及之勢無分用之弊聖人
之道所賴以維持不墜者也或以迹求道而道遷於有象有象
則有物有物則有欲物欲紛來道將日去君子則返而完其德
性或以化合道而道隱於無名無名則無心無心則無身身心
既絕道將何依君子則實而課諸問學夫天賦我以德性斯道
已隱有萌芽焉稟陰陽五行之全蒸民各足於物則生堯舜三
代以後心學不患無淵源誠能加以涵養漸漬之功未有不流
動充滿而可以晬面盎背者也而特難乎其尊之也說創良知
聰穎者相矜以冥悟圖泥太極愚魯者多惑夫空文君子寶其
德性不必言心言意言仁言命而卽此服膺弗失一切千形億
貌俱歸我胸肌而燭照無遺道所以不遠人也然非證之以問

學斯道又遁於空虛焉萃億萬人之耳目以闢一己之昏蒙則事甚樂聚千百聖之菁華供我一日之攜取則途甚寬果有會於文字語言之外卽極之編殘簡蠹猶可以心摹力追者也而特難乎其道之也危微之統授受一源而標宗旨者強分其門戶器數之傳精神不沒而講箋註者僅考其形模君子篤於問學不必辨物析名梳文櫛字而惟是率由不越直如日用飲食一循其自然而初終無間道所以不可離也德性問學二者兼修君子已於道中之事撮其大要矣然尤非自尊自道自道也蓋析言之則若判異途而合言之則不分兩候尊必先乎道萬物之氣無不通君子出而元化有補救之權文章有主持之力則道直虛其位以待君子之善入而奚事侈談名理騁志詞章爲也道以達所尊乾惕之神無不暢君子出而議論皆關於實

濟歌泣悉出於至情則道直挾其力以窮聖人之闡奧而非徒囊括百家羽翼六經已也試進而詳其目

殊卷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權彼此而取其善春秋始終無義戰也夫春秋之世求義之戰不得也求其善而已求善之戰不得也求彼善於此而已聖人豈得已乎慨自周室衰微王綱解紐列服各競競焉飭兵戎修武備疆場之間無日無事井里之民無歲不戰夫子之作春秋蓋有隱痛焉然而褒貶異施予奪殊致似有難以一例概者豈聖人亦有取爾乎吾知之矣吾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大勢觀之其大邦若齊秦晉楚吳越率皆驅逐中原殘民以逞其小邦若魯衛宋鄭莒邾無不朝夕構兵闕鄰自益而戎狄小侯復時時竊發焉舉一世忍於擊奪攻取弱之肉強之食詐者勝迂者敗非以尋仇讎也卽以競

雄長也否則啓封疆也陵夷之極射王中肩者有之率戎犯周者有之臣焉而逐其君子焉而拒其父陪臣焉而攻其大夫斯時也內無明天子外無賢方伯卽有憂中國之心如桓文者師武臣力其戰績固彰彰甚而要之考其勝負可也驗其盛衰可也若例之以義則斷斷乎未有合也然而召陵之役大其尊王城濮之師予以攘楚夫子豈不知齊桓有求諸侯之志假號於尊王晉文有爭盟主之謀藉手於攘楚遽震其一旦之功而寬誅心之律哉蓋兩功相形必取其重兩罪相形必取其輕五伯之中齊桓功浮於罪者也晉文功罪參半者也秦穆宋襄楚莊其無功同其罪則或輕或重者也以大義論桓文皆所當黜矣若以功罪之大小而言則桓善於文矣文善於秦穆宋襄楚莊矣隱其黷武窮兵之罪而就善善從長之義則春秋之戰彼善

於此者時亦有之是可以觀春秋書法之嚴焉蠻方之強侯起而問王之鼎猾小之卿士敢於取周之禾王道久嘒弁髦矣然彼雖有赫赫之權終不能爭此區區之義始悟斧鉞凜於一字是可以見春秋待人之恕焉遷邢城衛恤隣也而同盟之專封不以爲僭圍溫納王盛烈也而南陽之啓土不著其文聖人具有深意矣略其餘行之非而錄大端之善始信筆削可告千秋降至今日春秋變爲戰國矣七十二君并爲七雄矣君若臣方日聚橫暴之徒而與之議爭城議爭地蓋戰之禍極矣義不義又不足論也

殊卷

賦得晝燭秋尋寺外山得山字五言八韻

燒得杭州燭探幽

不遽還來尋經古寺如晝愛秋山遠籟諸天寂癯顏四面環光搖驚鳥夢露重滑螺鬟爽信傳燈裏禪機躡屐間磴盤苔掩映

金剝篆爛斑興共良朋愜途輸老衲嫺更深人返後清磬出松

關殊

卷

主永嘉三溪書院山長兼閱樂羣書院課卷 行述云自先君
舉於鄉足跡始及遠方然猶時時家居講學復迭出爲平陽之
龍湖象山永嘉之三溪羅山樂羣青山樂清之梅溪樂成各書
院山長

與陳塾廬孝廉議建瑞安心蘭書院未果 陳虬擬廣心蘭書
院藏書引云吾友許拙學先生於同治壬申嘗首創心蘭書社
同人以爲便定議之初人約二十家家先出錢十五千合三百
千購置書籍續置有隔江塗田數十畝歲近又可得息數十千
益務恢廣自開辦以來積二十一年矣尋常文史略可足用餉
遺甚夥於是鄉里皆知有書社雲江以南漸有仿行者而拙學

已先於丙戌赴道山不見及矣 議行之始仲兄卽於是年舉
癸酉拔萃科歲紀一週登賢書者踵相接乙酉則胡鶴汀福臣
戊子則周仲龍拱藻己丑恩科則虬倖綴榜末辛卯則郭梅笛
慶章胡蓉村調元本年癸巳恩科則陳介石黻宸蔣茂才星漁
嗣君屏侯作藩二十人中五科之內蟬聯鵲起不可謂非稽古
之力也 社友以社事之有成也促虬及何志石明經與介石
栗庵等落成其事刻已得地於邑之東北隅面城臨水基可二
畝餘會毗連有精廬寺僧淫縱爲檀越陳氏子姓所逐虬及門
張生燧卿聳令歸社遂成諾刻議改爲心蘭書院公之合邑另
行集議轉訂章程以竟拙學之志 吾鄉南宋永嘉之學稱極
盛然皆得之師友講肄之功屆今七百餘年山川之氣鬱久必
發必將有慷慨閎達之材起而重修其學廣僕等所不逮者於

書院乎基之諸君子得無意耶

整廬文略

謹案心蘭書社栗主題名今列池竹卿步瀛陳仲舫國楨

許雪航啓疇周莖衫煥文林香史汝梅林鞠筠挺芳張祝

延成祐胡鶴汀福臣周吟篔紹基郭融堂慶昭王毅如象

恆郭梅笛慶章林楚卿贊勳金稚蓮鳴昌曾燕卿慶祺林

蓮舫乙黎彭苻洲瑞龍葉聲士遇恩周伯龍瓏蔣子渭夢

熊陳介石徽宸何莖石迪啓陳栗庵葆善林養頤仁杲胡

筱騰徽堂陳燕南琮二十六人而獨不及整廬異已

林損心蘭書社碑記 吾讀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未嘗不爲

之掩卷歎息也歷五代宋元明清歲亦邈矣所載數十百家

人亦繁矣聚散興衰善惡之迹亦足以爲鑑矣或歸之天府

或棄之塗泥水火兵烈所經夷狄利誘而勢取顧永保之艱

斯文更改破析刻雕藻繪而其文益下雖以就功名之君與合謀
之臣未有赫然動天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
悖理反義亦幸而不暴著於世可不惜哉鞏言如此於秦漢以下
史家固駢散無取矣余亦曰三豕渡河之訛孔子方知流血漂杵
之言孟軻不信三代且若此後世史官秉命主上敘興起者必謂
湯武復生誅滅亡者甚以桀紂再出臧否人物在黃祖之腹中評
斷國聞居本初之弦上所謂微顯志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者大
相逕庭已清代乾隆時有郭氏倫爲晉紀六十八卷謂晉書於譙
登許肅之忠義闕略不載潘岳左思之文采治亂無關羊祜杜預
王濬劉琨祖逖謝安之謨猷劉淵石勒諸人之雄武本傳蕪冗不
足發其不可磨滅之概至清言娓娓乃司馬氏所以亂亡而縷述
不衰皆取舍失衷是非瞽亂更易舊文爲世系一本紀三內紀一

志八列傳四十一十六國錄十四蓋郭氏於典午一代可謂詳治
亂之實跡去支蔓之浮詞矣宋齊周隋等書恨無郭倫其人也
表志

史之有表載列侯之廢興記諸臣之黜陟繫以年月畫以統系省
每人立傳之煩法至美也班固而後表多不作伏元忌黃景延篤
之表作矣而不傳袁希之熊方李燾之表補矣而不備史記十表
漢書七表史記有三代世表諸侯年表之編漢書有外戚恩澤百
官公卿之目隨時成書取材異路體不相襲義各有當惟古以卷
軸宜於表今用篇帙戾於表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紀年紀月茫無
標準尊楚尊漢莫所遵循天時人事二者俱舛何足貴哉尤謬者
漢書既斷代爲史古今人表乃上及於古人唐書亦斷代爲史宰
相世系乃下詳於後嗣宋史謂立表雖無褒貶是非然歲月昭於

上姓名著於下不惟賢佞邪正可指而議當時任用之專否政治
之得失皆可以見而宗正所掌敘其系而第其服屬之遠近列其
婚姻及官爵敘遷著其功罪及生死歲月宗法之嚴亦可概見宋
史言此余謂宰輔賢否必紀傳事實可稽表僅足記名姓明拜免
而已宗室廢興亦紀傳事實能詳表僅足析本支序昭穆而已順
美匡惡義無取也遼史以游幸立表金史以交聘列表司馬光曾
鞏譚世勳蔡幼學等遠述漢興下逮宋始公卿除拜年經月緯命
曰公卿年表萬斯同於歷代諸史補表六十朱氏彝尊謂能攬萬
里於方寸之內羅百世於片冊之間用心也勤考稽也博皆足補
掌故采輯然如宋史之宗室世系多至二十七卷紀官家之榮遇
於國政無大補適資覆瓿徒疲汗簡耳至於史記八書紀朝章明
國典爲龍門獨出之裁開乙部不刊之法漢書師其意易厥名律

歷志本於律書歷書也禮樂志本於禮書樂書也食貨志本於平
準郊祀志本於封禪天文志本於天官溝洫志本於河渠史記創
始稍略漢書繼起特詳而刑法與五行有志地理與藝文有志史
記所未及蕪累莫甚於五行志精核莫先於藝文志蘭臺爲書殆
雅鄭俱陳而瑕瑜互出者乎後世司馬彪漢志以祭祀輿服而成
書魏伯起魏書以釋老官氏而爲目沈約宋書首標符瑞之稱脫
脫遼史特述營衛之制或記一朝之陋習或詳一代之舊聞善有
可法惡亦足懲惟宋書符瑞志引前代之事偏多記本朝之事則
略既鄰荒誕亦失雅馴蕭子顯尤而效之蛇神牛鬼並羅篇簡之
中青雀黃龍無救淪胥之禍吁異已史以因時爲貴不以仍舊爲
能漢之光武唐之明皇宋之眞宗皆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
班書遷史而述封禪也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皆爲史冊

屢見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靈徵也史漢以後歷代史志
於天文五行二目必不忍刪豈彼蒼頡洞隨朝廷而移五德終始
與君王相涉乎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藝文爲志宜收歷代以見典
籍之存佚并託僞託之請張若新唐書於永徽禮則著許敬宗李
義府擅去國卹之謬於則天實錄則言劉知幾吳兢直筆重修之
作於開元禮則載張說不敢輕改禮記之議於六典據實言李林
甫所上知會要以爲張九齡者蓋惡小人之名而去之是有衡裁
之正非徒該洽爲能史家所宜法也食貨爲志尤貴材料物產之
盈虛消息民生之贏絀豐歉胥於是稽焉宋史云司空掌邦土民
必有食貨而後可奠於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貨而後可興
於禮義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貨而後可遠於刑罰司馬掌邦政
民必有食貨而後可用於征戍食貨之關係大矣修史者宜先考

官書後采私錄名家著述大臣章奏不厭太詳但懼太略木石具而築室縑素辦而縫衣則可坐誦起行也若夫劉子元所云天文有志史家何不爲人形志藝文有志史家何不爲方言志都邑宜有志氏族宜有志方物宜有志此直遊戲之妄言非著述之宏情何也人形作志是視史如風鑑相經風鑑相經豈重於歷象乎方言作志是視史如村野俚語村野俚語豈重於經籍乎都邑作志氏族作志方物作志又視史如一鄉記載蓋子元所舉隋東都記宋南徐記爲都邑志之材料漢趙岐三輔錄晉摯虞族姓記爲氏族志之材料沈瑩臨海風土周處陽羨風土爲方物志之材料斯並邑乘狹義之書非國史通識之作以此爲志多見其挂一漏萬者矣

紀傳

將作欲九行注

將字原作載

归五葉十行及十一葉七行

原書作印原稿手改作印當據正

合谿戴氏行十五

氏字原作公

凡義所無因六葉五行

所無乃無所之誤到

正德丁卯冬予在京師見六書故于勛部馬谿田伯循所行十四

原稿依明刊本洹詞過錄丁字作乙延釗謹案正德間有丁卯己

卯而無乙卯又案下文云錄及半予奔母喪攷洹詞五亡妻孺人

李氏壙誌有曰己卯冬北上明年庚辰春丁先淑人憂則此所謂

在京師見六書故者當在己卯北上以後庚辰奔喪之前也故卯

上一字當作己洹詞及是刻並誤

覈而當之行十九之字矣之誤

由國子監部守台州行廿四部字簿之誤

時借其聲者七葉 時字特之誤

其註既用隸行七 下挽書字

右元戴侗撰行十七 元下挽永嘉二字

邶風行廿一 下挽雄雉二字而衍匏有苦葉四字

唐韻正一東行廿三 一下挽一字

變為類類八葉 上類字編之誤

謂為不可引行十八 引字用之誤

攷戴氏六書故 原依撰異過錄氏下有仲達二字

援引多該博行九葉六 引字證之誤

因欲於六書統物與事之全行八 於字以之誤

若官之從行十八 似當作日

又有作行廿二 似當作

而其精義獨造十葉 義字識之誤

故各因其類而諧之以其聲行十九 原依通釋過錄故上有是字

諧字原依錄作齧與下文引一律

五者猶不足以盡其變假借以通之行廿三 其字衍假上挽故字

故言昏者行十四 昏字婚之誤

以讓其大小篆遂作行十二葉 十字子之誤曰上挽日字下誤

空格

行十一 上挽山字

譌而為行十二 上挽山字下誤空格

豸豸本象其四足 豸字馬之誤

本象其岐尾行十三 上衍羨巖夔夔四字而脫夔夔二字

從亥者必作行十七 豸字不之誤

從虎者必作豸行十八

豸字豸之誤

從委者必作𠂔行十九

𠂔字𠂔之誤下又誤空格

籀文之即若字二十三葉

即字原在籀上此誤

引李說行六

李字季之誤

非聲行十九

非字拜之誤

近獨山莫氏友之行廿四

之字芝之誤

附朱友仁鑒定跋六十四葉

朱字米之誤

况許書唐本全佚行七

佚字秩之誤

俗字一卷十五葉

下挽國朝余國光輯一名曉俗編十一字

曉俗編行四

此行三字誤贅

卷六

上當補一字

馴致俚俗卑喧行十八

卑喧乃喧卑之誤到

學童十七而上十六葉

而字已之誤

且鼓行當前矣行十

當上挽無字

故能以天合人行十二

人字原依明刊本過錄作天

積所見聞益奇甚行十六

原依錄無積字

非白帖之比也二十七葉

帖字原依錄作幞

不穀佐之行四

穀字穀之誤

且恐子謙亦將如田光生行六

生上挽先字

必待完而後補之通國大都

補字布之誤

客有以黃直翁韻會見遺者行廿二

會下挽舉要二字

以為可無憾行廿三

憾上挽遺字

開卷而縷析砵分十八葉

砵字卮之誤

自籀篆以下行十一

以字原依錄作而

模臨畢具行十二 具字原依錄作備

人不能得數千戶部行十四 部字郡之誤

而顧君更欲加其上耶行十五 顧君乃君顧之誤到

世譏右軍行十六 原依錄右上有王字

作之謂聖述之謂明行二十九 作字述字下並挽者字

從官廢學行十三 學字原依錄作業

但有見聞行十四 見聞原依錄作異見異聞

蹉跎老矣幼不強行十六 跎下脫迄今二 強下脫記字

六者造字之始也行二十 者字書之誤

錯以古文始得其音行二十 是二句之間脫始得其體孔安國

讀之劉向校之考正以古文四句十八字

說文以解經行五 文字字之誤

文苑

內篇

陳蟄廬先生五十壽序

知漳平縣事黃公菊襟墓志銘

南屏集跋

王子祥先生墓表

先王母事略

題鄭葭湘談泉隨筆長句

姚味辛以余今年六十購天祿琳琅叢書十五

種為壽賦此以謝

錢倉金剛咒石刻四十二韻

觀物

家園紫牡丹感開口占五截句

外篇

會稽三賦跋

孫叔芭墓志銘

池志激

劉紹寬

高誼

宋慈抱

陳謚

黃迂

前人

劉紹寬

林損

陳閱慧

繆荃孫

楊晨

瑞安林氏惜硯樓叢刊總目

敬業堂詩校記一卷

顧亭林詩校記一卷

漱蘭詩葺一卷

鮮庵遺文一卷

莫非師也齋文錄一卷

方國珍寇温始末一卷

太鶴山人年譜一卷

全臺游記

右目八種為瑞安林君志甄校輯用本連史六開本印行分裝二大厚冊定價肆元如欲承購請向瑞安楊衙街十六號甌風社理事部林君接洽可也

温處仿古印書局謹啓

池	陳	端	劉	葉	宋	黃	黃	孫	方
志	木	紹	嘉	嘉	紹	紹	體	詒	成
激	百	寬	掄	掄	衡	箕	芳	讓	珪
	祿	增	原	原					
	原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陳蟄廬先生五十壽序

池志澂

光緒二十六年秋我東甌利濟醫院主講孝廉陳蟄廬先生五十五生辰同人將謀祝之先生曰余生於咸豐建元辛亥閏八月二十日至今上庚子適年五十亦閏八月方期舉酒為歡不意神都被陷帝后蒙塵正人臣子痛心嘗膽之秋奚忍崇飾開筵為事踰歲乃命志澂曰子最知我頗嫻古文義法其為銓次平生梗概以告同院勝壽我多矣志澂拜手曰諾志澂六七歲時在堂叔家塾從城東胡先生蒙學其時先生昆仲亦從其游先生年方十一二聰特負力讀書目十數行下嬉戲好為將帥嘗取同學而行伍之塾師惡其頑梗不羣特日授書數十冊以困先生先生終日不作誦聲及背讀無一字遺師嘗目先生為怪物稍長尤不羈使酒負氣習拳棒善泅水見不平叱咤用武雖不敵不計不屑屑于帖括博

覽羣籍好說部兼涉歷相星命諸學遇老師宿儒往往摘經史以難先生於是得狂名年十五始折節從其先仲兄仲舫明經習舉業十七出應試每藝千餘言長沙徐尙書樹銘視浙學見先生文奇之破例補諸生發落手詔先生曰爾文恢怪奇偉他日當以文章橫行一世於是始學詞章間復留心訓詁庚子癸酉丙子歷應省試歷薦不售己卯復應省試時我師孫太僕開藩江甯枉道謁太僕於金陵喑嘆論文左右色動旋即以文章受知於沈文肅文肅召見大奇之時志澂亦游學鍾山既而我鄉許上舍拙學林典籍祁生周司馬曉芙及今黃廉訪叔頌皆先後至遂同先生泛舟游秦淮莫愁登鍾山謁孝陵至明故宮徘徊感慨者久之出揚子江觀金山焦山過揚州登平山堂道姑蘇訪滄浪亭上穹窿瞰太湖沿毘陵飲惠山泉遂折回杭州又不第時先生年已三十乃專

心經世以過勞咯血旁攻岐黃特與何明經志石陳主政介石陳上舍栗庵建利濟醫院於瑞安久屈不遇遂著治平通議所言皆皇王經世大略而於今日談西學變法者先生無不早已及之己丑始舉於鄉已擬解首以二三場奇異特置榜末海內爭誦其闡藝焉庚寅會試謁張勤果公於山東公號得士幕府皆俊傑先生入談經世退後條陳八事張公大加敬禮特聘先生纂修東志歸自海上聞伯兄國學之喪逾月又奉太宜人諱先生閉門讀禮方擬週喪而後與志澂並赴濟南令志澂先杭以待未幾張公薨先生家居不出而志澂遂由杭而滬而皖而臺南北飄泊五六寒暑還顧室廬鞭長莫及無啼豐號寒之概者皆先生誼也中日役興朝廷亟議變法先生以公車赴都與海內志士上書首倡保國旋爲頑錮所阻先生年逾四十知天下事不可爲乃東歸一意於醫

乙未遂與志澂創辦郡城利濟醫院建藥房設學堂開報館嗟夫先生之建院設教原欲寓教於醫出其所學力行利濟以補國家政治所不及使黃帝神農之精光遠出基督浮屠之上不意戊戌變政風潮反對罷學堂閉報館雲散二百徒累敗八千金任當世之誣謗笑忌傾擠百折不回先生之志亦可謂堅且大矣先生性直敢言與世少合而情誼所繫雖從井不辭追思昔時結求志社聚集城北槐吟館夜廬風雨道古談今每漏下三鼓始歸半生友朋之樂無逾斯時同社者許拙學張祝延王筱雲蔣志渭金韜甫陳介石何志石及先生仲兄仲舫五弟叔和諸君當時東甌布衣有天下人物之名今忽忽二十餘年逝者長已矣存者或異趨而獨先生與志澂二三人肝膽相照勿以終始歧視每當一燈對坐仰視先生鬚髮半蒼志氣愈奮落落大才至老不遇悲憤所激令

人不知哀感之何從雖然先生年方五十其生平所謂識想事業著述已有極他人數百年所不及者更進而耄耋期頤天必錫先生以無量壽必更有無量之識想無量之事業著述以造我醫院前途無量之福豈徒先生一人之壽而已哉志澂書此爲同院告卽爲先生壽而不顧五十之年志澂已駸駸及之矣

知漳平縣事黃公菊襟墓誌銘

劉紹寬

公諱鼎瑞字竹君號菊襟樂清西鄉高園人曾祖森林妣氏南祖理中妣氏鄭父夢香世稱崑南先生妣氏鄭封宜人公卒清宣統辛亥越二十年辛未與夫人鄭氏合葬於本鄉雞爪山之原又三年癸酉其次子憬以其從兄式蘇狀來索銘余嘗序公詩以公清雋之才羞與貲郎伍惜其豐於才嗇於遇今讀狀又喜公考終里第生不見兵革爲一代完人不可謂非遇者公始祖爵明初由永

嘉徙樂之沙壘崑南公少孤隨母依外家居荷盛後徙高園娶鄭生四子長芝瑞次雲瑞季庭瑞公其三也崑南公榜所居樓曰古香廣置書籍課公兄弟其中公少卽能韻語琅琅可誦崑南公好客每春秋佳日輒集吟朋日夕觴詠公侍立輒不去見者異之崑南公歿公與昆弟復奉母居荷盛從諸舅夢松夢白夢江諸老宿學先後補邑諸生繼復營新宅於高園舊居之後名其軒曰綠潤公賦詩漫興兄弟賡唱和者數十人傳有綠潤軒唱和集時方壹意科舉與邑宿陳秋樵荃陳詠香廷王貫三連中鄭銘之鼎彝等爲文社相切磋讀書白石山中經歲不歸繼復肄業詁經精舍特書院凡十年造就甚衆後進能爲詩者皆公所指授也旋入貲以直隸州同知分發福建歷試差遣以能稱丙午代理漳平縣事治

稱得民三月卸任士民謀欲留不得戊申公從子式蘇及門生朱鵬赴闕過閩視公邸舍旋阻兵折回復過閩公前後留與倡和兼旬有臺江驪唱天南鴻爪兩集時公已有歸志矣宣統己酉司權可門適值大水沿海居民廬舍漂沒浮尸蔽江下公畫然傷之爲賦長歌紀其事總督松壽見諸報章立命吏馳振然公見時事日非傷己屈志下僚無所發展遂於辛亥之夏幡然歸里邑人舉爲自治會董事方有謀畫而病作矣閏六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於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年才五十有七夫人鄭氏後公二十年卒年七十有三生女一適徐魯皆前卒妾盧氏生子三長廓次憬三菡女一適葉蛟夫婦亦相繼早世女三尙寬尙賢尙琦孫女三著有駢古文輯存未刊刊者天一笑廬詩集二卷自公卒後數月武漢兵起海內騷然清社亦屋矣方公少壯時值東南戡定之後

銳欲以文章科目顯當世其父兄師友及羣從諸弟子相與琢磨
淬厲極優游文字之樂雖晚節坎坷不如其志俯仰時艱不無厝
火積薪之慮然猶未逆覩其害什百於意料所及者使後死二十
年其侔僚又何如哉且以視同時諸老值陵谷之變波流弟靡進
退而失據者幾何人也是惡可無銘辭曰
生而仕於清隱而卒於清有玉韞櫝完其貞占蛇逮漢比康成義
熙絕筆傷淵明毋謂公之不遇兮終天年以全生誰甄綜一代之
風騷兮願殿以我公之名

南屏集敘

高誼

南屏集者襄簡高公之遺箸也集中爲文三十六爲詩五文有記
敘碑銘行狀弔祭諸體詩爲遊覽懷古之作其子西渠公久欲刊
之而未果公爲高氏遷溫忠節公十三傳之裔孫而爲予西河始

遷祖蘭室公之從子吾高氏先世宋時以文學稱在永有司農少
卿之子不倚登進士許及之涉齋集所詠有子登巍科卽水心少
卿墓志所稱以文字起其家者也繼此有野泉者陳春堤甌雅採
其送胡彥龍過金陵及寒夜之作卽水心永州墓志所稱叔筠是
也明時厥惟南屏春巖父子有集而不傳南屏公承其曾大父華
亭尹孟禧公之遺業宏治己酉領鄉薦甲戌登進士歷官中外有
聲於時於巡撫大同有雲中奏稿於總督江淮有漕運奏議書未
刊適以倭亂被燬隆慶志載有鳴困集二十卷蓋誤采也茲集所
遺有可紀者其祭九江土地獄庫也云囹圄無怨聲府庫有羨餘
謝雨文云歲事有圖惟神之助謝晴文云人不怨咨實神之惠皆
係公出守九江事卽萬姓統譜所稱闐闐之貨經年絕無官衙之
擾是也其奏吏部也則云開懷傲諭隨俗撫摩愚誠所感亦頗服

從係公管田州事卽廣西通志所稱田人帖服三年事聞朝廷宥
猛且復其官是也其求朱升之贈言也云停黃河之役散廣積之
米衛人少甦實公以知府調衛輝事卽邊貢所稱繫馬殷王廟左
槐開筵衛女堤邊柳是也其謂晉人強悍難制惟以愚誠治之幸
無冤抑實係公按察山西事卽山西通志所稱不畏強禦讞獄平
允民無冤抑是也其自述巡撫大同也則云定邊糧之價革提頭
之錢雲中頗安惟不遂甯黨之需謫官三級卽樂志所稱巡撫大
同以抑貴倖罷是也其以漕運乞贈言也則云以今日漕政之急
務撫民之長策明以教之俾圖後功而贖前愆所謂長策所謂後
功卽樂志所稱誅江淮鹽徒首惡盡宥其脅從是也其赴閩告廟
也則云茲遷閩轄便道而歸特茲祭告用表下情係布政福建事
卽邊貢所詠獨鶴孤琴一蓋飄我公遠向閩山去是也至其爲述

菴公乞壽言則述江州迎養之忱殷殷然不違雅志爲趙侍恆致
哀悼則感屬續遠人之念拳拳然期慰重泉爲肅義墓銘則恨鴿
原之難再爲亡妻弔祭則傷荒塚於斜陽其以作育人材爲務則
剏家塾於露嶼而南屏書院之碑作焉其以表章先德爲心則採
名翰以成編而集成告廟之文作焉以祠產爲公物則祭田有記
以燕會聯族人則宗祠有序迨乎謝病而歸寄情吟咏與張羅山
王甌濱諸公遊仙巖云白雲深處有佳城則多霜露之思焉遊玉
甌云山林未敢忘民憂則江湖猶廊廟也而其題石夫人之詩云
螺髻不梳千載曉蛾眉長掃萬家春則十四歲所作也論者謂公
四十年之宦業實基於此兩語吾鄉章恭毅少時詠梅詩云霜冷
雪寒時清香滿天地其抱負正與公同予讀茲集念公有茲治績
而文章竟無一字之傳殊爲憾事爲撫其大者表而出之

王子祥先生墓表

宋慈抱

昔阮芸臺督浙學按臨温州語郡庠某廣文曰十三經廿四史必須講置二百年後必有人能讀而有獲者迨爲經籍纂詁一編參校分修之役無復一温州人廁足其間則信乎我鄉人治樸學者之稀矣吁何其陋也慈抱年十九執贄於王先生之門讀史記莊子二書先生顧以慈抱爲能通裴張小司馬及郭子玄所訓釋於諸弟子中特垂青眼嗣復謂慈抱曰觀汝所作他日必以文史名劉勰文心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可作課餘誦讀之資也慈抱聞之如嬰孩得乳樂而忘疲退而觀先生架上書經學如十三經注疏皇清正續經解大徐說文陸元朗經典釋文等書史學如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北史五代史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戴震水經注校正等書皆朱墨雜還徧錄考據家有得之

言則阮芸臺所謂讀十三經廿四史不待二百年而有其人殊足爲温州人吐氣揚眉矣先生諱景羲字子祥先世自永嘉遷瑞安遂定居焉父一臣國學生以經營起家構屋七楹置田數百畝令先生一意於學先生少與同里池茂才志激從王仲蘭孝廉游先生入黌宮爲博士弟子員志激得古文法於孫琴西太僕不喜治場屋制藝故秋闈應試輒不利先生則潛心乾嘉諸老遺著最喜與人言說文之義一點畫必求其不苟尤罕治場屋文字故游庠以後援例貢成均而秋闈終艱一第與志激同也光緒廿八年壬寅朝廷下詔興學校温州士大夫首勗中學校於中山書院以開風氣聘陳墨農大令爲監督時先生實任國文經學教席片言隻字爲諸生引經據史解釋詳明而後已於外洋新出譯籍如天文星曆論理學諸本亦所旁通惟意氣太盛同事者互相齟齬不獲

伸厥志爲可惜耳居數載辭歸適孫仲容徵君歸道山其後人以徵君遺箸如墨子間詁名原方次第刊行非精小學者不能校讎因以重金乞先生任其役先生則於鉛槧有得重定墨商一編廣續墨子間詁之後其得失甘苦未易以一言斷之也丙辰歲先生初患足疾未愈至是復患風痺醫者謂游覽山水或可痊而先生頻年索居愴世變之日非歎朋儕之星散百感填膺而疾遂不可爲矣七月廿一日竟卒年五十有七子國樑孫炅官錫官

先王母事略

陳 謚

王母胡太宜人先外曾王父諱翹祖之女先祖考燃石太府君之配也胡氏故瑞安望族累世被服儒冠王母自少知書夙嫻禮教博聞強記諳習鄉邦掌故八齡入塾從先外曾王父受書輒喜治毛詩及春秋左氏傳能背誦四子書至年七十餘猶能課教諸幼

孫授經未嘗遺誤一字此世之所貴而難能也王母年十八歸我太府君逮事先高王父中憲公先曾王父通議公會王母林太淑人以孝聞明年生我先考孟冲府君又明年生先叔父樂天府君其後復連舉二女皆殤太府君十歲補學官弟子員十六以高等生食廩餼時有神童之目尤善科舉制藝每應府縣各書院師課皆前列聲譽籍甚自是弟子行束脩請業者益衆兩赴鄉試一薦不售居恆不樂年止二十有七而卒遺箸曰獨見曉齋集同里池臥廬先生銘其墓以謂信義恪恭狷介嚴取與望之令人生畏敬也是時我家故貧甚自先叔祖戶部公始光緒癸卯成進士負海內經濟文章重望有名於世學者稱介石先生戶部公嘗問業於太府君太府君卒後戶部公骨肉之痛至老彌篤其於羣從子弟中獨愛先考而每與人語學術必亟稱太府君自以爲我先兄燃

石先生一人之教也太府君之卒王母年二十有四顧忍死堅苦以撫先考及先叔父成立蓋有所待也而先叔父年十八志學不祿王母哭之哀大病幾殆及愈而耳重聽終身不復少聰其痛可知矣先考幼稟母教復從戶部公受所學治文史之業以名諸生相隨講學於杭州廣東北京之間歷十數校垂二十載所至與豪俊賢士大夫交爲當世長吏所引重宣統己酉先考舉孝廉方正不赴廷試例得六品頂戴於是贈太府君奉政大夫王母得授宜人共和三年先考出任山西河曲縣知事王母嘗告之曰居官當勤求民隱靜思己過州縣地雖百里爲數萬生靈所託命稍有疏虞莫由自贖冀北故稱盜藪而德治能以化民余不欲汝多殺也故先考在官三載居著循聲去留遺愛尋以戶部公喪遂援古人期功去任例棄官行之日縣人送者遮道爲之立石於郊所謂瑞

安陳公去思之碑也既而先考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門牆益盛王母悅之以爲能養其志先考亦自謂不能得志於時當作讀書種子以之事親可爲子孫法耳共和五年先考以王母守節逾四十年法當請旌蒙前大總統頒給柏舟矢志匾額黃綬金質褒章如例十一年夏先考客終舊京電聞之夕王母一慟幾絕以有曾王母在堂勉相勸慰顧又忍死以冀不肖兄弟成立蓋猶有所待也然不肖菲才稍能讀書薄負時譽二弟已皆長大成學授室數歲之內不肖兄弟連舉三男王母亦顧而樂之不肖私心自喜竊謂王母康健逾昔或可得盡其天年而今已矣王母生清咸豐戊午年七月二十七日其卒共和甲戌年正月二十八日春秋七十有七嗚呼儒者立身行道而能以志養親我王母之志蓋非流俗人之所以教其子若孫者在此不在彼也昔曾國藩有言不憂門

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然不肖兄弟何敢望哉於是謹次王母節行大端以赴四方兼以告後世之人

題鄭葭湘談泉隨筆長句

黃迂

江東有客喜談泉廿載辛勤見此編集古豈同和嶠癖著書更比魯褒賢千秋園法詳沿革一代朝章識變遷太息孔方今已廢紛紛王面恣流傳史記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今銀幣之範項城中各像豈師其遺意歟

姚味辛以余今年六十購天祿琳琅叢書十五種爲壽賦此

以謝

前人

老來作客尙天涯六十平頭雪滿髭到此無聞真可愧十年長悔讀書遲

石渠祕籍出人間老眼摩抄喜未慳錫我百朋慙莫報故人情意

重於山

照眼琳琅四座驚流傳影本亦崢嶸書生莫笑無長物從此樓居敵百城

異書珍重手輕翻歸對遺篇有涕痕手澤未能長守護丁甯却復

囑兒孫先大父古香樓藏書迂以久客未歸漸有散佚首語卽先大父詩句

錢倉金剛咒石刻四十二韻有序

劉紹寬

去臘錢倉劉增靜以新出土金剛咒石刻見示兩面有文一爲穢跡金剛神變延壽真言上鐫一符一爲神變咒凡六句句七字真言與符皆見藏經穢跡金剛說神通大圓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及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其真言較俗傳水陸儀軌所載特少十字據謂唐太宗時削去至神變咒七言字句未知所出蓋或後人增益非經所有矣

眞言下刻大觀三年太歲己丑八字審爲八百年前物因紀以詩

歲晏正無聊吾宗忽來叩云有錢倉僧鑿池築深發掘地二仞餘鏗聲觸鑪槌出之乃片石上有夏屋覆磨洗視其文有若蛟蛇走村人舉不識搨請加句讀余視其書體筆法參篆籀細認標題字金剛神變咒爾時佛涅槃徒侶咸悲湊梵王戲若忘慢如防風後金剛承威力攝召始祇就因說此眞言破除百凶講誦之千百徧隨意得護佑印符四十五功用難宣究是符置地中謂可延人壽始知此瘞埋其術由來舊他書載咒語十字補遺漏云是貞觀時西僧來傳授神驗動驚衆反遭妖言詬大藏削其文完璧已非復其他七言偈文辭自淺陋審非出經文不必指疵謬碣題大觀年讀之心用疲童蔡時怙寵負乘方致寇馴至靖康初兩宮遂北狩

吾鄉偏海陬南北阻烽埃茲寺正興作三塔聳層構

寺前有三塔清咸豐間風

墮其塔頂一鑊

鑄有靖康年號詎知山河裂半壁撐宇宙邇來八百載滄桑幾經

觀了是人間世國事仍紛糅迴視道君時何分馳與驟此咒得延生二萬五千晝正使活千年徒然感興仆倘晤色空理五濁奚戀留百歲有盡期駛若懸巖溜佛殆愍衆生妖邪纏恂愁祛之返覺路災眚得消救豈爲凡夫徒貪生祈福佑茲石出重壤不復返幽竇剝泐既堪虞銷沈恐將又著錄入方志壽以棗梨繡還拓千百紙流傳寫其副

觀物

林損

梅雪方爭春桃杏已含蕊桃衰杏亦枯柳絮飛滿地垂條拂湖水蓮藕有妒意齊放紅白花欲奪千樹翠金風自西來黃菊復稱帝榮華會有時久玩難爲計草木豈無心無口宣其義嗟予遯世人對此忽流涕空谷思白駒貞松盟素志

家園紫牡丹盛開口占五截句

陳閱慧

東來紫氣豔朝霞風力裁成薄薄紗獻與花王作妝束一時顏色
陋羣葩

芳菲齊發答春暉錦繡成團似此稀我愧奉親惟菽水花光天遣
照萊衣

東坡有婦能藏酒好向花前日舉觴自愛聯吟足篇什清平無取
調三章

有弟頻年愛遠遊花時聽雨欲生愁阿兄詩筆頽唐甚遲汝來修
五鳳樓

兒愛坐窗把書帙黃鸝三請不窺園花神報喜汝知否瑞竹瑤芝
例可援

會稽三賦跋

繆荃孫

會稽三賦三卷宋王十朋撰史鑄注道光丁酉杜春生景宋本重
梓取以校湖海樓陳氏本祇得譌字數處陳本爲汪蘇潭吏部校
亦甚精核惟風俗賦菱歌注云舊注菱歌調易急按文選本是采
菱調易急景宋本留墨臺半行陳本刊去按語氣未畢下疑有辨
證之語未刻者宜仍舊觀不當削之也愚齋注此賦引用書近多
不存如僉山引許慎淮南原道注云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章亥引
慎地形訓注云大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二條引太康地記云
諸暨境土諸山出第一屢桑文采如博碁方正駢次有如畫作可
爲屐編上品者一兩至數十萬一條爲孫畢輯本所遺賀知章龍
瑞圖經三條亦出道藏李宗諤重修本之外餘周易略例顧伯邨
詩傳類證蜀王本紀吳錄周處風土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

記夏侯增先地志盧驤西征記會稽典錄襄陽耆舊記廣州記武陵龍輿地志南越志地理圖十道志晉安海物異名記圖經越州圖經濠梁圖經名山志復齋漫錄隋唐嘉話崔希裕纂古遜齋間覽殷芸小說談助遁甲開山圖僧史續仙傳石氏宗譜洪興祖補注楚辭皇宋百家詩選會稽覽古集蔡寬夫詩話各種卽晁陳書目亦多缺略碎璧零璣皆堪寶貴鑄自序云事涉於隱者則從詳備目熟乎見者則從缺略實足爲注書之法不僅取材之富也

孫叔芑墓誌銘

楊晨

嗚乎以予寡于兄弟而連哭內外兄弟之喪若叔芑者有才無命則尤可恫傷者今其子以志墓來請予何忍言而又何忍不爲一言乎哉憶予同治己巳就婚瑞安時叔芑年才十四已嶄然見頭角後或歲一見或間歲一見輒驚其進學之勇才識之閎時其從

兄仲容以經學鳴於鄉其家欲紹科第每望其與予及叔芑爲舉業於是招其戚黃仲弢叔鎔同學時予與仲容已舉於鄉已而叔芑及黃氏兄弟繼之其伯父官江淮間常以書相詔勉予幸先入詞館光緒己卯再至甥館則叔芑自江左歸亦好經史時務詞章之學談論愈相得而年少氣盛尤爲人所畏愛雖至戚材學如宋燕生不甚相中也送予至梅雨巖觀古題名石刻慨然慕陳止齋之遺風流連日夕乃別去予歸未幾忽聞叔芑之赴悲不自勝以爲失一良友其伯父書來未嘗不痛惜之蓋仲容學最精博著述甚富而於持家涉世不如叔芑才後其從弟伯陶以優貢得知縣仲彤以選拔得京官亦皆先後謝世仕宦遂不如黃氏之盛今予歸老田里憚爲遠行仲容家居爲老師宿儒名播海外而謗婁騰于黨人學不傳于鄉里每念時勢變遷輒稱道叔芑不寘云叔芑

叢錄

著遺封祝劉……………(續)略紀匪錢

寬紹劉……………(續)記筆園籀

名詒燕號翼齋父嘉言縣生員母陳宜人以太僕劄聞公侍郎止菴公爲伯父由光緒丙子舉人授內閣中書娶林氏生咸豐甲寅卒年僅二十六子延第中書科中書延畛出後從兄詒穀以難蔭得官延俊殤延綬貢生皆能向學以紹其家然則天之靳叔芑以年而或大昌其後以興孫氏者尙庶幾焉
天之生才可知而不可知嗟乎叔芑才不世出而竟止於斯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庶有塞予之悲沒世猶稱眎此刻辭

仿古印書局啓事一

敝局出版各種書籍已登載甌風雜誌各期中及單印目錄贈送各處現郵局頒行代購書籍爲學者便利起見已於前月向郵局依法登記凡全國各地郵局管理局及一二三等郵局均可照原定價代購詳細目錄可查當地郵局目錄類編中選購可也

二

凡海內收藏家如有舊本書籍願出讓者不論經史子集或多或寡均可收買出價從豐遠道可寄目錄及樣本來以便議價近地可面洽凡代介紹者一俟成交後當另奉酬金以答盛意焉

溫處仿古印書局啓

一大膏藥掀下內有飛花紙一張上寫姓名住居蠅頭細楷均列入錢會大家姓名屋向門徑圖形縣宰孫氏性慈取原單藏匿衣袖概置不問其保全善類陰德無量矣而匪因瑞城發覺卽從桐嶺至郡城由生薑門入日已三竿永嘉縣暨道府鎮俱不在署劫庫獄并各大憲印信適有台勇數百人紮東門外武弁孫贊清招之入城殺傷四百餘人餘俱逃逸趙啓不能彈壓手梟一人仍如故人人挾金資而走路珍珠翠玉拾之不盡道府鎮入城始加意守禦兩會相爭之言至此始白矣其入城者趙啓潘英蔡華朱秀山諸人王秀金已於咸豐九年邑人沈渙瀾勸之投誠帶勇至杭城爲髮逆所殺其衆後歸蔡華約計郡城損失不下數百萬大冢財帛珍寶散失於鄉愚之手不知愛惜可勝歎哉然爲主之人一無所得餘反滿載而歸郡城人民爲匪所殺者亦不過數人緣

溫郡入會頗多教以披髮垂手不可執軍械只叫衆兄弟救命惟泰順董子京先生前丁酉拔貢年八十餘罵賊爲賊所殺耳從此以後邑人始知辦民團自衛飭隊伍謹斥堠發間諜派巡查設大小局游手之徒均得食初議招張勇守桐嶺郡城大局稍有把握張獻之名家珍者瑞之四十八都湖石人也少出王石山先生門下與孫詒穀兄弟初係同窗繼同入泮爲人慷慨有膽識六月中旬與余邂逅相遇執予手而言曰大勢至此加之亢旱米價騰貴天現彗星長與天互如一片白雲自東至西懸空數百丈奸民見此景象一經引誘不招自至亂勢成矣我輩將安往乎相與歎歔不置又曰當道光末年大港一路至泰順多設鹽關名曰禁止私鹽實則以盜禦盜我率鄉人除此不遺餘力凶惡者恨入骨髓今聞其皆入金錢明目張膽必欲殺我以爲快本年五月我舉一孫

片時溺之人怪我何忍我告之曰與其見殺於賊不如見殺於己鄉愚不解其故唯唯而退月初我已移家住九都青田劉府君誠意故里也族中人向我問數四我曰舍此就彼何患無立身地耶奚必沾沾焉如駑馬戀棧作釜內之魚且在城紳衿皆塚中枯骨何足與言孫氏團練亦無可靠不過一紙船耳火焚雨打其骨立見彼時救死惟恐不贍奚暇計及他人乎君雖少年頗有識見以吾言爲是爲否因揮淚而別張有健僕名銀足者膽勇絕倫便捷奔馳向作樑上君子從張改過刻不離身二人相從至五十都僑寓飯舖適有會匪二人口操閩音兩相答問其人曰我奉趙大哥命訪拿張家珍憾不識面耳張慢應之曰我則識之亦奉趙命而來明早我當與爾分途捕之匪應之曰可是夜三人同宿次早分手而行轉至營前八甲有郭奶媪者鹽關巨寇也入金錢充作保

首酒次大酌曰我今要取張家珍作下酒物張在旁低聲問銀足
曰可敵乎銀足曰無畏即取腰間劍梟其首懸於竿頭負之而歸
且行且叫我殺郭奶媢其首在此三日後定來報復若從我謀可
保無患否則妻子爲若虜矣人皆從其言不呼自來者萬餘人至
湖石伐竹爲城立局於家名敬勝弋溪寓公賈式金先生年七十
餘首出應之泰順金國棟父子木賈也輸糧百石山鄉僻壤至者
以萬計裹糧囊橐不食局米陸續而來各處獵戶善槍彈者有百
數人亦不招而來聲勢大張後三日匪果黑夜來攻至張雞嶺爲
壓排所殺者以千計逼至深潭者亦數百人匪勢大促是日張之
屋被焚張笑曰我今無所累矣嗣後或數日一戰十日一戰雖勝
負未分而泰順一縣不使錢匪與髮逆相接者張一人之力也當
秦如虎兵自閩省起馬至桐山爲匪所阻至十月江南保首與先

鋒許游擊接仗許失利被圍不得脫棄馬而走馬爲保首所獲并
有一小馬數日後小馬死許使人以數百金贖馬匪不允後匪首
謝公達乘此馬出戰聞大營號聲飛跑而去公達不得下馬俱被
獲懸首軍門然匪於此戰雖失公達其餘匪尙揚揚自得轉發兵
至大港攻敬勝局張半路邀之匪大敗追之大日湯舉山下張有
從甥在側與匪暗通張不提防爲伏兵所殺匪不知是張銀足竊
負尸以逃爲匪所覺追而奪之手刃數人銀足鬪死并銀足尸抬
至馬嶼局烹而分食先將首懸於竿頭鳴鑼發喊遍徇鄉村所棄
者下體耳羣匪稱賀均曰我今無患矣所忌者江南楊琴溪先生
耳張死後其夫人與大樹脚許先生同領民團數月事平後其從
甥乃當日下手殺張之人獲之灌油作燭燒祭靈前人心爲之一
快趙啓因張死大港無人掣阻銳意要攻瑞城瑞城一破餘不足

慮矣泰順福建温台處三府可傳檄而定且瑞城僅三百里許衆兄弟一人負一石城可立破一日之間傳聞數至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城中人人皆自危殷戶暨紳士決意主戰立局於縣庫內名曰大局四隅接濟名爲子局大街小巷逐段分防名爲小局外四隅搬住城內者搭廠遮棚毫無隙地男丁不分老幼老者送茶飯幼者鳴鑼鼓巡城防督不分晝夜女墻五片五人分守一人一更輪流瞭望壯丁司鎗炮持刀叉夜深恐睡則吶喊一聲萬喙齊鳴頃刻間五門傳遍初則燈燭輝煌後則滅燭坐待女墻外畔吊設壓排賊近城脚割繩放下家家門首亦懸燈達旦婦女坐以防奸細又派丁壯數十人手執救火器具巡查救火大局諸公宵旰勤勞首辦事者爲項子石項仲珪項子川林敏卿周小梅管玉成李履甫李癯仙洪叶臣胡桂樵黃貞薌黃漱蘭諸先生盡心竭力巨

暗虛是大地之影非有物也蓋地在天之中日麗天而行惟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徧於四外而月常得受之以爲明然凡物有形者莫不有影地雖小於天而不得爲無影旣曰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日之衝矣蓋地正在天之中日則附天體而行故日在東則地之影必在西在下則地之影必在上月旣受日之光以爲光若行值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月亦無以爲光矣安有不食者乎如此則暗虛只是地影可見矣按此一段文與今泰西天學家論月食爲地影之說正合泰西之說流入中國在明萬歷以後而史公生元時前無所受顧已能憑虛探索而得之可不謂精思造極乎可見中國學問思力不遜歐人惟叩虛而得者不能徵諸實驗且又無人繼其說而發揮光大之如此月食之說當時只作一篇空談存之故紙堆中迨夫歐說西來全球風

靡新學之士且援據以駁中國五行家之迷信而孰知其已爲吾國儒生之所發明者乎學者幸毋輕自菲薄而蔑棄其國學可矣館中所儲經史諸書以考據家爲多其書多捐自瑞安黃氏蓋通政橋梓迭掌文衡時新學雖已萌芽而漢學之風尙盛幕中羅致多材大抵皆海內經儒諸大弟子其所倡導多士者旣在於是則其所自收儲者亦多是種書籍固必然也然清自道咸以來魏源何秋濤輩頗講經世之學至郭嵩燾而倡西法至馮桂芬而改中法遂爲康梁學派之先聲今日之講西政者與西藝並重矣而根柢中學以求革易時弊則於中國政治掌故不可不一講求也今吾鄉後起之士治經治史頗能紹述孫黃兩先生之遺緒若能盱衡時事講求事功吾知永嘉經制學派必有遠紹其緒者矣永康胡月樵刻金華叢書瑞安孫太僕實勸爲之厥後胡氏所刻

較之孫刻之永嘉叢書幾逾一倍而校勘殊欠精審如蘇平仲集甚有遺脫全行者余嘗取蘇集他刊本校之互有譌誤蓋實無善本以是知孫刻永嘉叢書雖少而實精今胡氏後人有續金華叢書之刻館內亦已購得粗閱一過似校勘較前刻爲精其前刻板本多散佚聞今亦校補之矣

孫太僕之爲學最喜汲引後進其予告歸里時特闢詒善祠爲書塾立爲課約招郡邑高材講學其中金稚蓮師及林祁生池雲珊平陽之楊愚樓泰順之周曉芙諸先生皆其選也太僕嘗爲張介軒文集序云蓋鄉曲之士習於所見驟語之以韓歐陽李杜氏未免畏其難也引之以止齋水心之爲學將有欣然從之者矣驟語之以水心止齋猶未免畏其難也引之以近時作者如先生之爲文則必有奮起追之者矣當時後生見此文頗怒形於色以爲太

僕淺視鄉人不知正太僕之切望鄉人處故不覺心長語重而出之吾鄉自太僕後科甲蟬聯而起文風遠勝於前不可謂非其倡導之功至今新學盛行而後進蔚起尙能承其遺緒者惟瑞安爲最則飲水思源功何可沒也

余友宋墨庵寥天廬筆記載有左文襄與子孝威書略謂平時治匪果有好地方官清查保甲自然無事若以昏懦之官帶無紀律之兵下鄉查訪所到之地雞犬一空甚或妄拏良民激爲匪禍比因平陽剿匪一案感而書之以爲文襄不滿於平陽剿匪孫太僕錢匪紀略與此大相反對他日修邑乘者審慎採訪焉余按文襄爲平陽錢匪事與太僕兄弟齟齬自有一段歷史在宋君蓋未之知也方髮匪陷浙時孫藻田學士在鄉奉旨辦團時平陽金錢會匪趙啓等亦受官撫爲團民而學士於各鄉團民受其節制者皆

給以圓形白布內書奉旨團練四字令縫帖於軍衣胸背以爲標幟錢匪則於入會者每家給以大錢一枚文曰金錢義記以爲憑證於是温州有白布黨金錢黨之謠初不分別孰爲民孰爲匪也迨後錢匪與白布黨爲仇林垵陳氏雷瀆温氏皆遙受孫氏節制而錢匪特扼虐之温陳以告孫氏孫爲請於道府令飭平陽縣協禁制錢匪而皆格於縣協受撫之言未之懲禁其實錢匪已暗遞消息於髮匪特其大股竄温後舉爲內應也無何錢匪與温陳兩姓構亂兩地屋皆被燬温氏出抗死傷甚多兵衅旣開其叛迹已不可掩遂先期舉事孫氏初居潘岱屋亦被燬錢匪遂攻瑞安破永嘉南侵福鼎矣反事旣聞秦鎮軍如虎自閩來浙援勦錢匪烏合之衆一擊卽潰於是上峯始悉爲潢池盜弄不足以煩大兵而孫氏激變之說亦時不免於衆口矣然錢匪平未逾月而髮匪竄

溫秦鎮軍先期得諜報自平拔隊赴永城守已固賊撲溫不能入遂以挫敗時平陽北港有白老三者實在賊中爲引線倘錢匪此時未滅彼此溝合患實未易平也然則溫陳之與匪仇趣使早反曷嘗非地方之福耶方錢匪倡亂時溫州道府及平陽知縣皆逃左文襄委其所信任之周開錫爲溫州知府旋即擢道而平陽新令蘇金策又周道之私人也錢匪既敗平陽鄉紳有殷某者辦善後事與蘇令時有衝突周道頗右蘇令孫學士時起爲廣西學政以錢匪顛末入奏未及殷蘇等事且涉周開錫朝旨命文襄查覆文襄卽札委周道查之周一一爲之洗刷文襄據以覆奏得旨謂孫鏘鳴陳奏不實落職孫太僕集中每言予弟爲僉人所中卽指周開錫也文襄之言與當日情事全然不合蓋有入於周開錫等之讒若修志者引此爲據眞入五里霧中矣瑞安劉祝封另有錢

紀事

鄉事紀聞

本社紀事

甌海異聞錄

金滿大王

樺園

光緒台州巨盜黃金滿嘯聚北岸之桐樹坑專爲官軍爲難温台間人呼之曰金滿大王省吏嚴飭温台二郡文武合剿金滿不能拒遁入海水師蹤之金滿乃率悍黨四十人走樂清灣迷失道至雁蕩東外谷之石梁洞止焉石梁洞位于謝公嶺之北方廣三十餘丈洞口一石橫互若懸梁然因以得名洞前一徑通大道築牆極堅有一人當關萬夫莫入之概自餘三面皆峭壁嵯峨無去路能進而不能出絕地也金滿既抵石梁詢之洞中人始知距樂清黃巖等處皆甚近急議遷地而台温標營已得報追至密圍洞中逾二日夜時火器入我國未久而金滿所攜之槍皆毛瑟利明登之類極快利官兵數逾千人畏其槍械不敢逼第三日拂曉山多霧金滿得間率衆竄出越謝公嶺至東內谷碧霄洞早餐上南坑向永嘉而遁所攜衣物金錢返途散棄以迷官軍之追襲收圍軍察覺金滿離石梁已踰三時矣金滿飛行絕迹來去如風一日某守赴聖廟拈香見大成殿上新懸一額字大于斗其署款則黃金滿也而廳櫺塵封如故不知其何自來而何自去也一城爲之大駭金滿常年借宿人家使其徒黨燕香寸許握之于手徒黨有倦而思臥者火灼其膚以是終夜戒嚴得不爲捕者所算浙撫陳士杰辦理金滿一事遷延不獲兩奉嚴旨懼無所出乃以重賄得調山東劉秉章繼其任又不能獲乃勉以招撫了結時感方義祭酒昱方官侍讀劾其將爲楊嗣昌劉乃覆奉願以身保其不反後以彭剛直玉磨所撫癸未冬調金滿赴廣東隨營効力遂官至參將銜守備

鄉事紀聞

瑞安西郊有靈衛廟者俗名陶尖廟旁有小屋三楹相傳清乾隆間孫敬軒編修希旦未第時與林杞巖大令露讀書此間後孫氏廷試第三人於是村人卽名其樓曰探花樓然其地枕山面湖俯仰足樂幽芳喬木春夏交奇雖無龍湫雁蕩之蹟固吾鄉一勝處也惜無好事者爲之表章耳近人池臥廬明經志激有詠斯樓詩云昔年臺嶠歸來日曾向滄江湖舊游太息清廷科舉廢更無人識探花樓蓋紀實也民國甲子間靈衛廟司事某曾爲此樓徵詩得若干首未曾付梓樓中嘗奉敬軒杞巖二先生神主同時胡榕村大令調元李漱梅孝廉炳光諸君約同志四十人於樓傍隙地築屋三椽顏曰陶社樓上亦奉孫敬軒及孫仲容二先生神主樓下壁間懸有聯語二事一云杜老突兀見此屋蘇子敏捷好論詩

一云莫道蘭亭無繼跡須知蓮社有攢眉不知誰氏所作或云此樓基地初係廟產故陶社卽以其左一室作靈衛廟肅容所亦可謂風雅場而仍尙神教矣甫竣工鄉人有吳之屏者誤以陶社取探花樓舊址而易其名爲埋沒古跡大招同邑士民復送孫敬軒先生木主入社改陶社扁額爲探花樓撰一聯係四言曰保存古蹟景仰前賢下署後死學者吳之翰重立後經陶社同人告以此地實爲廟產與探花樓無涉探花樓固自在也吳始恍然而陶社遂復其名矣

本社紀事

本社擬於雜誌第十二期發表後舉行社友仙巖雅集徵求介紹社員共襄進行並編印甌風雜誌彙刊第一輯將本年各期已完之名著專載叢錄各稿如方成珪敬業堂詩校記孫詒讓顧亭林詩校記黃體芳漱蘭詩葺黃紹箕鮮庵遺文宋衡六齋贖稿六齋論文葉嘉掄原著劉紹寬增訂方國珍寇溫始末端木百祿原著陳謚補輯太鶴山人年譜劉祝封錢匪紀略陳葆善藝菊瑣言池志澂全臺游記高誼經文通段舉例劉紹寬籀園筆記陳謚瑞安鄉土記序例陳準殷契書目錄若干種並各期通論文苑內外編以及鄉事紀聞本社紀事各則一併彙訂中裝連史倣宋排印本八厚冊定本年十二月底出書於本月份先行發售預約商由理事部林君志甄主辦再本年所有已刊未完各稿遺著如陳黻宸

老子發微陳虬蟄廬存稿二種專載之孫延釗温州經籍志校勘
 記孫敬軒先生年譜宋慈抱續史通內外篇陳謚陳介石先生年
 譜四種一俟下屆逐期分別刊布將來作為彙刊第二三輯廣續
 為之嗣後每屆雜誌發行凡滿一年者即當合訂彙刊一次以嚮
 愛讀諸君平時或嫌本刊各期全書連續登載之弊也

本館啟事
 本館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愛護不勝感荷茲因業務擴展
 遷往新址辦公所有舊存各期雜誌一律照舊發售不取分文
 特此聲明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三十日 發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出版

版權所有 不許轉載

甌風雜誌第十期

編輯者 甌風雜誌社
 發行所 浙江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印刷者 溫處仿古印書局
 分售處 上海英租界浙江路
 各省大書局

價目表			期限	冊數	價目	郵費
全年	半年	零售	每冊	六角	二角五分	
十二冊	六冊			三元四角	一角五分	
六元三角						